

荊州學派與三國學術

秋霖夜雨燈下開卷閱王船山宋

論韶生著之興道執也雅樂儀文

得之公孫述也拓拔氏之飾文教

傳懷冰室經學誦集

不足以留文治則偏方晏安者存

焉蒙古決裂天維而李璜署而

於晚季劉宋章陶藉之可以開一

代之治非姚樞許衡之得傳人也

李璜署而



王韶生著

懷冰室經學論集

李璜署端



少觀大兄指正

韶生敬詒
二年前冬日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初版

懷冰室經學論集

定價：港幣貳拾圓整

著作者：豐順王韶生

發行者：志文出版社

新界上水郵政信箱九十三號
電話：NT—九〇三八二〇

承印者：致達公司

香港德輔道中三〇六號六樓
電話：HK—四三七三五五
四三七一二四

經學論集自序

昔在童年，就讀鄉校，業師特爲予授尚書及左傳，當日已粗解文義，略能上誦。此爲予讀經之始。迨負笈遊大學，於中大從楊果庵師受程子易傳及朱子詩集傳；於北師大，從吳檢齋師受三禮；此爲予治經之始。嗣後，對於漢唐注疏、宋人經說，雖曾加瀏覽，然世綱牽人，未能潛研，無以成顓門名家之學也。

俯思注經解經之書，由漢至清，已汗牛而充棟矣。其中有所謂漢學焉，有所謂宋學焉，重點各異，鮮能圓通。五四以後，有所謂新史學派出，對於羣經發生懷疑，此殆承王仲任、劉子玄之餘緒耳。今人治學，力矜創見，標新立異，以爲名高，而忽略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之精神，且自民元以降，廢經讀經兩說，斷斷相爭不已，蓋六經三傳，束之高閣者久矣。馴致宵雅廢而夷狄交侵，六經亡而神州巨變，斯誠志士之所大痛也。

茲予所撰經學論文，明其體要，提取大義，務求平正通達，以引發國人讀經治經之心，俾有國家社會之責者，從而提倡之，鼓舞之，進而昌明經學，中國之學術文明得以復興重振，此予所夢寐以求之，馨香以祝之者也。崑山顧氏有言：「經學即理學」，故以論白沙子三篇附於後，亦藉以窺見嶺學之精神焉。

此書承李幼椿先生署崑，陳王佩儀博士鈔錄，並得一九五五年級西南校友助印，合誌謝忱。

中華民國七十年一月二十二日王韶生序於香港珠海文史研究所。

目錄

自序	一—八
大戴禮興廢考	一—八
經之齊魯學	九—一七
春秋左氏學與公羊學	一八—三九
論詩序	四〇—五七
荊州學派對於三國學術之關係	五八—六九
何晏與魏晉學術的關係	七〇—八三
禮與中國文化之關係	八四—九三
漢學與宋學之對立與調和	九四—九六
讀孟子札記	九七—一〇四

論陳蘭甫先生之經學·····	一〇五——一九
論皮錫瑞之經學·····	一二〇——一四〇
陳白沙先生之理學與詩學·····	一四一——一四四
白沙學述·····	一四五——一四九
讀湛甘泉詩教解並申論白沙學說·····	一五〇——一五三
跋(一)·····	一五四——一五五
跋(二)·····	一五六
跋(三)·····	一五七

大戴禮與廢考

大小戴之學，同出於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後蒼曲臺記，固齊學也。迄孝宣之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其師法實同也。大戴傳徐良，至東漢時不絕；小戴傳橋仁、楊榮，至東漢時不絕；其授傳之久亦同也。（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序錄說同）

鄭玄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禮記正義引六藝論）又曰：「傳經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同上引六藝論）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

大戴之書，所采皆古籍，其功用亦與禮記無殊。史繩祖學齋帖畢，謂宋時嘗以此書與小戴並列，稱十四經，誠無愧色，非若以周書與尚書並列之擬於不倫也。韓元吉稱其書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可謂能扶其奧旨矣。茲撮取故書雅記，以著其興廢之由，世之君子，得以覽焉。

（一）

按鄭玄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

也。」不謂小戴刪大戴之書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十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以行於世。」此說爲隋書經籍志所本。隋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戴東原謂隋志以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正坐未諦耳。清四庫全書總目謂戴德書爲戴聖刪削之餘，則是先有小戴記而後有大戴記，與隋志適相反。錢大昕則謂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記八十五篇，正合百三十一之數，故小戴記並非刪大戴記而成（詳見漢書考異），此又一說也。

大小戴所傳之禮，今文也，大小戴所傳之記，則古文也。禮記之發現，一自孔壁，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一得自民間，漢書河間獻王傳曰：「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古文初出，知者甚少，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戴德事孝宣，常爲信都太傅，

聖則爲九江太守（儒林傳），殆見禮古經及禮古文記分別約取之耳。

戴記者，後起禮家所集，而兼糅合古文逸經者也（按禮古經五十六篇，僅十七篇與今文經同，餘並亡逸，故曰逸經）。其間篇章，多有相同。陳壽祺左海經辨云：「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釁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他篇目，尚多同者。」陳說是也。惟陳氏於白虎通蔡邕月令所引小戴記，今本無之，而亦謂是大戴之文，則非也。漢人小戴傳本亦不盡同也。又戴記如小戴之奔喪，投壺，大戴之諸侯遷廟，諸侯釁廟與逸經糅合外，其中有與史子混陳者，史有夏小正，周書之謚法，文王官人，世本之五帝系；子有曾子，子思子，公孫尼子，孔子三朝記（困學紀聞謂大戴記中千乘，四代，盧戴德，詰志，小辨，用兵，少閒，即孔子三朝記），家語之王言，儒行，本命，禮運，荀子之勸學三年問，禮三本。則本七十子後學所記，叢雜無序，雖重出者亦劉、班所不敢刪也。惟公符（一作公冠）篇明綴孝昭冠辭以下，王應麟謂採自曲臺記，無據，其傳者附益歟。

後世小戴記僅存，大戴記殘闕。王仁俊曰：「漢時大戴八十五，今止三十九，諸書所稱逸禮，皆大戴也。（如通典嘉禮引逸禮本命是也。蓋唐以後，大戴不立學官，故名逸禮。）今考其三十九篇外，逸篇可徵者，如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內宰注）、朝貢禮（聘禮注）、朝事儀（覲禮注）、烝嘗禮（射入注）、中霤禮（月令注）、王居明堂禮（月令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續漢志注亦引之，說在祭祀述明堂月令論，詩靈台疏引政穆篇，即此）、禘於太廟禮（少

牢饋食禮注禘於大廟禮曰日用丁亥，疏大戴禮文）、禮運記（白虎通性情引六情者，所以扶成五性也）、別名記（白虎通勝聖人篇，又封公侯篇，詩汾沮洳疏引大戴辨名，即此）、明堂曾子記（白虎通明堂），五帝紀（白虎通辟雍）、王度記（曲禮疏，雜記注鬱人疏，詩千旄疏引五經異義轉引白虎通爵篇，封公侯篇，致仕諫諍篇，考黜文質篇，嫁娶篇）、王霸記（大司馬注）、瑞命記（論衡）、三正記（少牢饋食禮疏，白虎通社稷篇，著龜篇，三正篇均兩引）、泰山威德記（隋書牛宏傳）、諡法（御覽五百六十二，文苑英華八百四十，白虎通號篇，諡篇同。北堂書鈔九十三引作諡法篇，風俗通引作號諡篇，逸玉篇謬下諡下諸條皆引諡法），共三十三篇。又曲禮（漢書儒林王式傳『在曲禮』，服注曰見大戴），文王世子（詩標有梅，豳譜疏皆引文王世子），禮器（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異義，大戴禮禮器云云），諸書皆引入大戴，是大戴有此三篇，而今佚矣。合之共二十六篇。」（以上王氏禮記篇目考，見國故第一期）漢時爾雅在禮中，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王氏本不以爾雅二十篇充數，顧實以其說尚有難通，特足成之，恰符所逸四十六篇之目（見漢書藝文志講疏），是記百三十一篇，猶班班可考也。

如右所陳，漢志所云「記百三十一篇」。錢大昕以小戴之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以符百三十一之數。顧實則據王仁俊所考得逸禮篇目二十六篇，再加爾雅二十篇，共四十六篇，與現存大戴記三十九篇合計，以合記百三十一篇之數。其持說不同如此。

（一一）

記所以釋經，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今戴記稱記者，明係七十子之徒所作也。然小戴記何以興？大戴記何以廢？則以小戴記釋經者多，與子史混陳者少，大戴記釋經者少，與子史混陳者多也。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以冠義昏義，卿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卿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皮錫瑞三禮通論引）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經便是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朱子語類）邵懿辰曰：「冠義，昏義諸記，本以釋經，爲儀禮之傳，先儒無異說。故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士昏；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性，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以釋鄉飲；有射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有四制，以釋喪服；而無一篇出於十七篇之外者。」（禮經通論）是釋經乃小戴記之所長也。其有與子史混陳者；如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作，有以禮運爲子游記孔子之言，其徒又爲檀弓上下等篇，仲尼燕居疑亦子游之所記，又疑曲禮、玉藻，並子游之徒傳之（同上），此皆可考者也。然有以禮記雜出秦漢之儒，言王制漢博士作，月令呂不韋作，又疑樂記出河間獻王，皆非也。

今以現存大戴禮三十九篇觀之，則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傳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本韓元吉說）。析言之，則諸侯遷廟，諸侯釐廟，此兩篇亦逸禮之類，後篇在小戴雜

記中。朝事，同小戴聘義，周官典命，大行人。本命，有一段同喪服四制。千乘，論治國之道，有同王制處。公冠述諸侯冠禮。他如王言，與家語大同小異。哀公問五儀，與荀子，家語略同。武王踐祚，有一段同六韜。衛將軍文子，略同家語弟子行。子張問入官，論官人之道，略同家語。盛德，此篇前半論政治，後半述明堂之制，略同家語五行，執轡二篇。小辨，發明「主忠信」之旨。用兵，與呂覽，淮南之說相似。少閒，此篇論分民以職之道，與法家消息相通。易本命，推究萬物本原一切以數說之。四代，虞戴德，誥志，三篇，發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之旨。曾子十篇，立事，制言（分上、中、下三篇），疾病五篇，皆恐懼修省之意，大孝篇同小戴祭義，本孝，立孝，事父民，意亦相同。天圓篇，頗同淮南子天文訓。至同於史部者，如夏小正，此篇與周書周月篇大同。五帝德，略同史記五帝本紀。帝繫，與世本同。文王觀人，同逸周書。此正所謂逸經而外，子史混陳者也。故釋經乃大戴禮之所短也。

今之大戴記，雖未必爲戴德之舊，然其中有若干篇，則確爲大戴所有。如許慎五經異義引盛德記，已謂爲今戴禮說是也。此書隋志作十三卷（唐書藝文志同）。司馬貞言：亡四十七篇，存者三十八篇，今存者實三十九篇，蓋由夏小正一篇，嘗摘出別行之故（按小戴記禮運：「孔子曰：吾得夏時焉。」鄭注謂夏時存者有夏小正，則此篇確爲古書也。）崇文總目言大戴禮記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皆言四十篇，則因其時盛德記已析爲兩故也。此書盛德篇中論明堂之處，古書徵引，皆稱爲盛德篇。蓋隋唐以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明堂由盛德析出，別標篇名，至四庫本

仍合之，篇題亦皆校正。此書纂次古書，以備參稽，正不患其蕪雜，若語贊翊經義；系統分明，則顯非小戴之比。

大戴禮在東漢固爲人所傳誦，如陳元上疏論范升等所言，前後相違，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後漢書陳元傳）見小辨篇，其明證也。鄭玄晚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既集今古學之大成，而其所注三禮中之禮記，則小戴之本。自時厥後，鄭學盛行，小戴在經學上地位奠定，蓋不待至李唐，而大戴記寢微矣。

（三）

北史，魏孝武釋奠太學，詔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又北周書卷二十四盧辯傳：「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子，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是景宣之注大戴，史有明文也。現行本，太傳禮三十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辯之注（困學紀聞）。是書自漢迄清初，注獨此一家。戴東原曰：「注中徵引漢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其明。」（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惟所注間有遺缺，未能遍及全書，且章句文字，頗多淆舛，至戴震，盧文弨，始相繼校訂。

清儒注此書者有孔廣森、王聘珍、汪詔三家。孔著大戴禮記補注，參會古說，用力甚勤。王

著大戴禮記解詁，其校經文也，專據古本，其爲解詁也，恪守漢法，阮元稱其爲「孔搗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者，誠有以也。汪著大戴禮注補，王昶序其書曰：「糾集同異，采擷前說，一字之誤，必折衷於至當。後世有復十四經之舊者，大戴之書，將立於學官，則君之解詁，當與孔賈之疏並行，豈不偉哉。」又推許備至。至大戴禮之僅注一篇或一部份者，則有洪震煊夏小正疏義，阮元曾子注釋，洪頤煊孔子三朝記，皆宗漢法者。

按史記五帝德，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而索隱言二者皆非正經，漢時儒者以爲非聖人之言，多不傳學也。是書雖踳駁雜出，要爲七十子之徒，及周秦漢間老師宿儒所傳無疑，其所論列，固已度越諸子百家矣！與小戴記並行宜也。且攷禮者，雖諸子百家，猶將采綴而輯錄之，況二戴之傳，出於聖門之所記乎！今小戴記行，而大戴記幾廢，是學者所宜究心也。作大戴禮興廢考。

經之齊魯學

善乎荀悅申鑒之說曰：「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施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行而訟者紛如也。」故從其文字言，則有古今之殊；從其地域言，則有齊魯之異，從其授受言，則有師法家法之分；從其流布言，則有官學私學之別；此兩漢經學之全貌也。

近人謂齊學多今文家言，魯學多古文家言，齊學有微言，魯學明訓故，專以此爲別，未爲篤論；然循茲探討，通其指歸，則於兩漢經學之授受與傳布，及今古學之異同，一切糾紛綜錯之問題，亦不難迎刃而解矣。

(一)

齊學魯學者，由於齊人魯人而起，魯爲孔子講學之邦，流風遺化，濡漸固深，齊有稷下，亦學士所集，自孟子荀卿之徒，皆嘗往遊，齊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故戰國儒術雖絀，齊魯學者猶弗廢，太史公所謂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史記儒林傳序）。是故漢傳經之儒，不出於齊，則出於魯。劉君申叔曰：「易經一書有田氏學，爲田何所傳，乃齊人治易者也；有孟氏學，爲孟喜所傳，乃魯人之治易者也；是易有齊魯之分。濟南伏生傳尚書二十八篇于晁錯，乃齊人之治尚書也；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今文書校之，乃魯人之治尚書者也；是書有

齊魯之分。齊詩爲轅固所傳，匡衡諸人傳之，乃齊人之治詩者也；魯詩爲申公所傳，楚元王等受之，劉向諸人之治詩者也；是詩學亦有齊魯之分。公羊爲齊學，董仲舒傳之，著有春秋繁露諸書；穀梁爲魯學，劉向傳之，時與子歆相辨難；是春秋學亦有齊魯之分。傳禮學者，以孟卿爲最，此齊學也；而孔壁兼得逸禮，古禮復得之淹中，則魯學也；是魯學亦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而音讀亦與魯論大異，若蕭望之諸人，則皆傳魯論，至張禹刪問王知道二篇，合魯論與齊論爲一，而齊論以亡，是論語亦有齊魯之分。」此於齊魯二派，言之頗悉。惟所標舉，以地域分，而不以家數分；孟喜自謂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是西漢初年易之諸學，俱爲齊學，劉君所云，不免小誤耳。

齊學魯學之名，首見於西京。宣帝甘露中，嘗召五經名儒平公羊、穀梁同異。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迺齊學也，宜與穀梁。』」齊學魯學，始見於此。然細加尋繹，則兩派實有不同，茲分述如次：

(二)

(甲) 齊學尙恢奇，喜言天人之理：

戰國時，齊有騶衍善談天，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闕大不經，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因載其機祥制度，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見史記孟荀列傳）。於是流風

所被，至漢不替。

故易則孟喜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其師田王孫且死時，枕其膝獨傳之，蓋十二月卦之學出焉。京房以明災異得幸，其易受之梁人焦延壽，而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又託之孟氏。京房之學，在明象數占驗，房以易之一爻，配一日；以六十四卦三百六十爻，當三百六十日；以震離兌坎各卦爲方伯賢司之管，各卦當時，各爻當日，由其寒溫風雨，以卜事之吉凶，易繫辭傳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即騶衍五運終始說之所出也。

尚書洪範傳爲咎徵之說所自出，伏生洪範五行傳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瞽，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疴，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即咎徵之說也。董仲舒天人三策對亦引今文尚書大誓：「白魚入王舟，大復王屋，流而爲烏。」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也。而夏侯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徵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屢出遊，夏侯勝立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實欲與將軍張安世謀廢昌邑王，聞而大驚，不僅不罪勝，從此愈重經術。實則西漢之經術，固以陰陽災異爲重點也。

言齊詩者有五際之說，詩疏引春秋緯演孔圖「詩含五際六情。」漢書翼奉傳：「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註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註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詩緯汎歷樞：「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